



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蜀锦织造技艺

—从手工小花楼到数码织造技术

黄修忠 编著

SHUJINZHIZAO JIYI
CONG SHOUGONG XIAOHUALOU
DAO SHUMA ZHIZAO JISHU



化学工业出版社





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蜀锦织造技艺

——从手工小花楼到数码织造技术

黄修忠 编著

SHUJINZHIZAO JIYI
CONG SHOUGONG XIAOHUALOU
DAO SHUMA ZHIZAO JISHU



化学工业出版社

·北京·

蜀锦是我国“三大名锦”之一。“蜀锦织造技艺”于2006年列入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得到了世界的认可和保护。本书系统介绍了从小花楼织锦机、传统纹板机械提花机到电子数码提花机的蜀锦织机发展史；详细介绍了蜀锦织造技艺，包括上机装造技艺、牵经技艺、挑花结本技艺、精练技艺和染色技艺等；全面展示了各个历史时期蜀锦产品的风格特征及结构特点。最后提出要对蜀锦及其织造技艺进行传承、保护和发展。

本书的内容特色是工程技术与文化艺术相结合，传统历史与现代发展相协调，知识丰富，图文并茂，制作精美，是丝织业技术与管理人员、旅游产品设计与营销人员、收藏爱好者的案头必备工具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蜀锦织造技艺——从手工小花楼到数码织造技术/黄修忠编著。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4.11

ISBN 978-7-122-21651-9

I . ①蜀… II . ①黄… III. ①蜀绣-织造工艺 IV. ①TS935.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93337号

责任编辑：崔俊芳 李彦芳 张福龙
责任校对：吴 静

装帧设计：王晓宇

出版发行：化学工业出版社（北京市东城区青年湖南街13号 邮政编码100011）
印 装：北京方嘉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710mm×1000mm 1/16 印张13¹/₂ 字数405千字
2014年11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购书咨询：010-64518888（传真：010-64519686） 售后服务：010-64518899
网 址：<http://www.cip.com.cn>
凡购买本书，如有缺损质量问题，本社销售中心负责调换。

定 价：98.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前言

作为我国“三大名锦”之一的蜀锦，以精湛的“织造技艺”而闻名于世，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历史悠久，影响深远。公元15世纪，花楼手工织锦机传到欧洲；后经法国及英国不断改进，成为机械提花机；直到近代，改进成数码电子提花机。

蜀锦织造技艺，经过织锦艺人几千年的不断改进与创新，通过现代科技的融入，使蜀锦织造技艺在保持蜀锦技艺传统特征的基础上，又展现了新科技在织锦技艺上的应用，从而使蜀锦产品研发拥有“快捷、高速、面广”的效果。

笔者通过工程技术与文化艺术的结合，用传承与发展的观念编写本书，使本书具有实用性、前瞻性的内容特点。本书内容由以下三部分组成。

第一，蜀锦织造技艺发展的简要历史。主要从战国时期到明清，从20世纪50年代到现代，各个时期、各种机型（蜀锦小花楼织锦机、传统纹板机械提花机、电子花筒无纹板传统提花机、电子数码提花机等）所生产的代表产品，锦样丰富，其中很多纹样在今天的高档面料与装饰品上仍旧广泛使用。

第二，展示了各个历史时期蜀锦产品的风格特征，折射出各个朝代的社会风貌。从锦样中可以透视出历史上图案纹样、色彩设计、组织结构及织造技艺的发展状态与历程。

第三，蜀锦传统织造技艺与数码科技的融合——蜀锦数码织造技艺。蜀锦数码织造技艺是蜀锦织造技术上的一个突破，是创新跨越式的发展。蜀锦织造机电一体化和无纹板提花织锦，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加速蜀锦产品研制开发的步伐，使蜀锦更好地适应旅游产业，促进中华文化和经济的发展。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蜀江锦院领导王贵林、钟秉章的大力支持，蔡京、叶小倩、黄黎航、汪平等在资料整理和录入排版方面做了较多工作，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黄修忠

2014年6月

目录

第一章 蜀锦发展简史 / 001

第二章 小花楼织锦机 / 007

一、织锦机发展史 / 008



(一) 帘式提花机 / 009

(二) 纹棒编综提花机 / 010

(三) 原始水平踞织机 / 013

(四) 腰机 / 013

(五) 斜织机 / 014

(六) 组合提花的花绫织机 / 014

(七) 多综多蹑束综织机 / 015

二、小花楼织锦机 / 016

第三章 蜀锦传统生产工艺 / 021

一、蜀锦传统特种工艺 / 022

(一) 晕裥艺术 / 022

(二) 染色技艺 / 023

(三) 独特的牵经工艺 / 024

二、蜀锦传统产品规格及
生产工艺 / 024



第四章 蜀锦生产工艺 流程

029



- 一、准备工艺 /030
- 二、织造工艺 /033
- 三、纹制工艺 /034
- 四、绞丝练染工艺 /034

第五章 蜀锦上机装造技艺 /035

- 一、装造流程 /036
- 二、定纤分扒 /037
- 三、纤线捻把 /038
- 四、花耙分丛 /039
- 五、分丛分层 /041
 - (一) 操作顺序 /041
 - (二) 操作要求 /042
- 六、齐纤拴丛 /043
- 七、绗衢 /043
 - (一) 衡盘位置相互关系及其作用 /043
 - (二) 衡衢流程 /045
 - (三) 衡衢注意事项 /048



第六章 蜀锦牵经技艺 /049



- 一、牵经工艺要求 /050
- 二、蜀锦彩条晕裥牵经工艺 /051
- 三、蜀锦牵经工艺实例 /053
 - (一) 五星出东方锦 /054
 - (二) 方格兽纹锦 /055
 - (三) 八条锦 /057
 - (四) 方方锦 /060
 - (五) 雨丝锦 /062
 - (六) 月华锦 /064

第七章 蜀锦纹制工艺——挑花结本 / 069

一、挑花结本内容 / 071

二、挑花结本工具 / 072

三、挑花结本工艺 / 073

第八章 蜀锦精练 技艺 / 077



一、蜀锦精练技艺的发展 / 078

二、猪胰子精练法 / 079

(一) 猪胰子酶练 / 079

(二) 猪胰子精练生丝配方 / 079

三、有机皂碱精练法 / 081

四、丝线整理工艺 / 082

(一) 原料 / 082

(二) 工艺流程 / 082

(三) 上油吃酸 / 082

(四) 撬礅出光 / 083

第九章 蜀锦染色技艺 / 085

一、蜀锦的植物染料染色 / 086

(一) 黑色植物染料的染色法 / 086

(二) 靛蓝植物染料的染色法 / 088

(三) 红色植物染料的染色法 / 090

(四) 黄色植物染料的染色法 / 091

(五) 紫色植物染料的染色法 / 092

二、蜀锦的化学合成染料染色 / 092

三、蜀锦染色工艺 / 093

(一) 染色工艺流程 / 093

(二) 月华雨丝锦染色工艺示例 / 094

(三) 月华三闪蜀锦染色工艺示例 / 095

四、蜀锦色谱 / 099



第十章 蜀锦产品

101

一、蜀锦产品的分类 /102

二、蜀锦的主要品种 /105

第十一章 蜀锦的风格特征

115

一、蜀锦的纹饰特点 /116

(一) 战国时期的蜀锦纹样 /116

(二) 汉代时期的蜀锦纹样 /118

(三) 唐代蜀锦纹样 /121

(四) 宋元时期的蜀锦纹样 /126

(五) 明清时期的蜀锦纹样 /129

(六) 现代的蜀锦图案纹样 /134

二、蜀锦色彩风格特征 /136

三、蜀锦组织结构特点 /140



第十二章 蜀锦织造技艺

的发展 147



一、小花楼到数码织造技艺的历史轨迹 /148

(一) 蜀锦提花织机技术的发展 /148

(二) 小花楼织锦机的传播与发展 /150

二、数码电子技术在蜀锦上的尝试 /151

(一) 纹织设计的自动化 /151

(二) 电子提花机的早期研制尝试 /152

第十三章 数码技术在蜀锦织造 技艺上的应用

155

一、蜀锦数码织造技艺 /156

(一) 蜀锦应用数码技术基本原理 /156

(二) 蜀锦应用数码技术的主要内容 /156

二、蜀锦纹织 CAD 系统	/157
(一) 蜀锦传统的手工纹织设计	/157
(二) 蜀锦纹织 CAD 系统	/160
(三) 应用纹织 CAD 系统设计案例——蜀香缎	/161
三、电子花筒提花机	/166
(一) 数码电子花筒代替机械花筒纹板提花	/167
(二) 电子花筒提花信息控制系统	/171
四、电子提花机	/173
(一) 电子提花机控制原理	/174
(二) 电子提花控制系统的组成	/174
(三) 人机操作界面与控制信息	/175
(四) 提花信息的传输与执行	/176
五、花楼手工木织机的数码技艺	/178
六、蜀锦的创新应用	/182
(一) 电子挑花——小花楼手工木织机织造	/182
(二) 电子花筒传统有梭织机织造(无纹板)	/183
(三) 无梭电子提花机织造	/193



第十四章 蜀锦的保护传承 及发展

199

一、现代丝织业及织锦业的发展	/201
(一) 现代蜀锦主要用途	/201
(二) 现代蜀锦的创新发展	/204
二、蜀锦的保护与传承	/205

参考文献

208

第一章

蜀锦发展简史



巴蜀（四川）是中国丝绸文化发源地之一，蜀锦是巴蜀丝绸文化的代表，在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史上中留下了辉煌的一页。其生动的图案、艳丽的色彩、精细的工艺，代表着古代巴蜀丝绸文化的繁盛。

巴蜀的人文地理环境养育了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在新石器时期的渔猎时代，四川西部岷江上游，居住着以从事养蚕、抽丝为主要职业的氏族，古有“以事为氏”，氏族为“蚕丛”，“蚕丛氏”南迁成都平原“教民养蚕”，为以后巴蜀的养蚕、治丝茧、织绢锦孕育了条件，奠定了基础。《华阳国志·巴志》记载：“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晋”。由此可知距今4000多年前的巴蜀已能生产丝织品“帛”了。从三星堆出土的商代时期的石器、陶器、青铜器、不同材质的纺轮，揭开商代蜀地就拥有纺制不同规格的丝线及织造、刺绣的能力。

1975年7月，成都交通巷出土了四件不同形式的西周铜戈，戈柄两面的正中装饰有蚕形的图像。体现了西周时期蜀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特别是养蚕业的繁盛。

春秋战国时期，蜀地的蚕桑丝织业持续发展，提花织锦技艺日臻完善，已向朝廷赋税纳贡。由于蜀地丝绸质优、量多、品种多，在公元前4世纪，甚至更早的商代中晚期就已初步形成了“南方丝绸之路”，由“蜀身毒道”把蜀地的丝织品和其他货物销往印度、缅甸，又转运中亚。战国后期秦始皇统一六国之际，巴蜀以“丝棉锦帛”资助了部分军费。周慎靓王定六年秋，秦惠文王征服巴蜀，修建成都城，在城南夷里桥南岸筑“锦官城”，把织锦工人集中进行生产，设“锦官”收税和监督管理。当时，蜀地丝绸生产已成为一项重要产业。1965年，成都百花潭出土了一件蜀国本土制造的战国铜壶，壶身镶嵌欢腾的栽桑采桑场景。

秦汉时期，成都已成为全国丝绸重要产地。《华阳国志》及《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时，成都已有住户7.62万家之多。西汉扬雄在《蜀都赋》里有这样的描述：“若挥锦布绣，望芒兮无幅。尔乃其人，自造其锦……发文扬彩，转代无穷。”表明当时生产的织锦品种花色繁多，丝织业繁盛。东汉朝廷奖励农桑，蜀锦继续发展，汉献帝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刘璋要刘备帮助他抵抗汉中张鲁，曾送给刘备大量粮食、战马和锦、缯、絮、

帛；汉献帝建安十九年，刘备占领益州，打开刘璋仓库，发现丝织品库存很大，一次就赏给诸葛亮、关羽、张飞、法正等人各1000匹蜀锦。东汉末年，诸葛武侯为完成统一大业，极力提倡蚕织：“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推仰锦耳”，由此蜀汉丝绸生产又得到很大发展。

隋唐时期，成都“水陆所凑，货殖所萃”的绫锦，质量精美，“侔于上国”。《大唐六典·太府诗》记载：当时全国有87个州产绢，蜀地占其28个。天宝年间，朝廷度支岁入绢为740万匹，按唐尺折算，四丈为一匹，幅宽一尺八寸，四丈约等于11.8m，740万匹即4000多万平方米。朱启钤《丝绣笔记》记载：唐玄宗天宝年间，西川进贡用五色丝织的背心，很精致，一件“费用百金”，被作为异物和犀簪、暖金之类特殊工艺品一起珍藏于皇宫。明曹学佺《蜀中广记》第六十七卷记载：唐中宗安乐公主出嫁时，蜀地进奉的“单丝碧罗笼裙”用细如发丝的金钱织成花鸟，“花卉鸟兽皆如粟粒”，正视旁视，日中影中，各为一色。唐末陆龟蒙《纪锦裙》记述：在友人御史赵郡李君家所见一幅蜀锦裙，锦样饰有大小不同、神态各异的鹤与鹦鹉各二十只，口衔花枝，正欲展翅飞翔，并以花草相隔有序，花草丛中闪烁着艳丽的泥点，有若“娇霞残红，流烟坠雾”。唐太宗时，益州工官窦思纶组织锦工创制了不少章采奇丽的锦、绫花样，如花树对鹿、对雉、斗羊、翔凤、游麟等，因窦思纶被封为“陵阳公”，其所创锦样被统称“陵阳公样”。其后，长安织染署及民间所织锦样，大多源于“陵阳公样”。这些精美丝织品，通过贸易及其他途径，广泛流传海内外。

五代十国时期，王建、孟知祥等为蜀主，蜀地丝绸仍较发达，品种增加，冯梦龙《古今小说》第十五卷记载：“五代蜀时制成十样锦：长安竹锦、天下乐锦、雕团锦、宜男锦、宝界地锦、方胜锦、狮团锦、象眼锦、八答晕锦、铁梗囊荷锦”。该书还赞到：“近觑四川十样锦，远观洛阳一团花。”

宋代前期，以生产绵丝高级丝织物著称，当时的丝绸生产有官营、城镇、农村。宋神宗元丰六年，成都府尹吕大防办“成都府锦院”，有127间机房、154台织机，“日用挽丝之工百六十四，用杼之工百五十四，练染之工十一，纺绎之工百一十”。宋高宗建炎三年，又在成都的应天、北禅、鹿

苑寺增辟三个工场，为便于管理，宋孝宗乾道四年，四个工场合并，规模更大。南宋末年，蒙古族率军入侵四川，连年战乱，人口锐减，蜀地丝织业遭到严重破坏。又因为残酷的种族压迫，反政府起义时有发生。为防止人民反抗，诏令实行“火禁”，不准百姓燃烛点灯。《九灵山房集》诗曰：“成都妇，何太苦，官家火禁猛如虎，夜长不得秉机杼，就中小姊景堪怜，箔蚕已老雪团团，欲缫新茧为匹帛，有烛当窗不敢燃。”可见，民间丝织业受“火禁”之害不浅。

元代丝织业以官营为主，有名的加金织物“纳石矢”主要在弘都（河北阳原）和大都（北京）生产。蜀地本来是织金锦的著名产地，但政府安排生产很少，成都绫锦局规模比宋代“成都府锦院”大大缩小。虽然蜀地丝织业有宋代的繁华基础，但几经摧残后已大不如前。

明朝初期，全国设织染局22处，多数在江南一带，四川只设1处。蜀王府虽有设立织锦坊，专门织造供物，但规模不大，产品“名色无多而价甚昂，不可易得”。明朝后期，蜀地丝织业在元代衰颓基础上有所恢复和发展。《明书·方域志》有“俗不愁苦，多工巧，绫锦刁镂之物被天下”的记述。“既用以自衣被，二其余且货诸他郡，利云厚矣”的记述。至今，四川博物馆还收藏有两幅明代蜀锦残片。但从史料看，无论产地分布，还是生产规模，明朝丝织业已远不如唐宋时期。

明末清初，蜀地长达37年战乱。嘉庆《华阳县志》四十二卷记载：“蜀自明季兵燹后，锦坊尽毁，花样无存，今惟天孙锦一种，传为遗制云。”《阆中县志·帝制明期》记述：清顺治十五年，阆中人刘达从西北买战马回到家乡，说：“返乎三巴，见乎尸骸遍野，荆棘塞途，……昔之桑麻禾黍，今之荒烟蔓草也。山间如故，景物顿非，里党故旧，百存一二，握手惊疑，宛若再世。”蜀地的丝织业已经摧残殆尽。自康熙起，清初外逃或被掳锦工又回到成都，重操旧业，锦城又响起了“轧轧弄机声”。雍正年间，外逃锦工回迁，部分锦工也陆续来到蜀地，在重庆、璧山等地张机织锦，促进了丝织业的恢复。但因基础破坏大，恢复起来十分缓慢。民国《华阳县志》三十四卷记载：乾隆、嘉庆之际，成都有“业抒织者数百家，谓之机房。”其中规模较大者如冯玉龙机房，拥有织机数十台，以织

造贡缎著名。

辛亥革命前后，禁止民间穿绸着缎和不准用玄黄色的“衣禁”取消，团花马褂和锦缎鞋帽风行一时，四川出现了丝织业的“黄金时代”，蜀地最高年产量达70万匹左右。《清初续文献通考》记载：光绪年间，“成都有机房二千处，织机万余架，织工四万人；丝织品占全省生产总值百分之七十，成都以产锦为主。”成都的织锦业也随着织造及染色技艺的提高，在传统技艺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使蜀锦技艺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生产出流芳百世的“晚清三绝”——“月华锦”“雨丝锦”“方方锦”。

民国初年，成都开业机房只有350余家，丝织机971台，从业1712人，年产绸16000多米。抗日战争前两年，年产绸仅3万匹左右。抗日战争爆发后，沿海地区绸厂内迁，丝织有一定发展。据钟崇敏、朱寿仁调查，民国32年，成都复业机房1300家，开动丝织机3010台，年产绸8万匹；蜀地复业机房2458家，开动丝织机7274台，产绸38.1212万匹；加其他地方，蜀地绸缎产量回升到50万匹左右。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发动内战，物价一涨再涨，美国货充斥市场，蜀锦无力竞争，成都机房90%停产，蜀地丝织业濒临毁灭边缘，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逐渐恢复发展。从1951年起，政府为帮助丝织业发展生产，鼓励各地丝织户组织生产，产品由政府统购包销。1951年5月13日，成都部分失业工人组建“成都市丝织业工人临时自救工厂”，有木机18台，在青羊宫瘟祖庙开业。9月28日，改组为“成都市丝织生产合作社”，政府拨给建设用地33亩，拨款与集资28075元，使其恢复与发展蜀锦生产。成都市丝织业最集中，这种合作组织也最多，1956年经改组调整为15个生产合作社，即蜀锦一社、蜀锦二社、蜀锦三社、蜀锦四社、蜀锦五社、蜀锦六社、丝织三社、丝织四社、丝织五社、丝辫社、民族哈达社、蜀光花绫社、成都丝绒社、光荣丝线社、蜀东绫纱社，职工共1753人。成都的丝织社于1958年8月改社建厂，并于当年底一度转为地方国营。根据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1962年6月29日，除民康染厂、成都丝绸厂外，成都丝织社全部退回手工业合作工厂，直至70年代以前，很少发展改造。

自1980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针对四川丝织业，国家投资与自筹资

金相结合进行技术改造，促使丝织业生产的发展，从内销逐步转成外销。到1988年，成都拥有12家丝织企业、2085台织机、100多个品种，年产量1000万米，从业人员达9300多人。20世纪90年代至今，随着丝织技术的高度发展，社会步伐的加快，传统蜀锦织造已逐渐被高效率、高产量的现代织造所代替。因此，传统蜀锦织造的生产作用已渐渐被文化保护所代替，也表示着蜀锦进入新的发展纪元。纵观蜀锦的发展兴衰，其经历了历史的繁盛与沧桑，贯穿了整个蜀地文明的发展。

第二章

小花楼织锦机

